

啥！這種表演誰買單？

Unconventional Daily Performanc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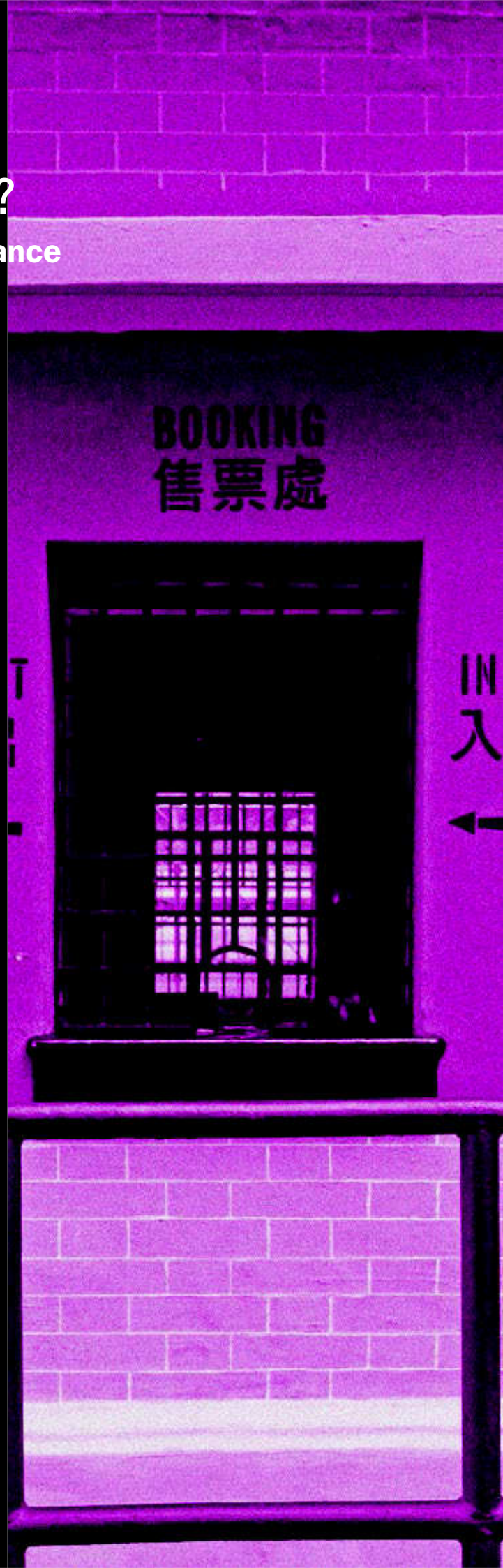
策劃引言 / 鍾得凡 Te-Fan CHUNG
萬華劇團團長

豬不肥，去肥到狗。

無心插柳，柳成蔭。

第一句台語俗諺，大概是我策劃這個系列的「感嘆」，一趟彎曲而採擷沿途風景的旅程，於是寫下第二句俗語來美化心境，盼是柳樹成蔭的小小成就。

戲劇，我接觸得晚，大學時期唸文化大學戲劇系才算正式踏入，剛入學就開始不務正業，為了養「做一齣戲」這個孩子，必須找一個工時短、收入豐的職業，於是我成為人體模特兒，帶我入行的師父是台灣小劇場界的傳奇人物詹慧玲，由於她的閱歷豐富，劇場界的朋友眾多，在這個時期我認識了吳文翠老師——一個把生命奉獻給劇場的前輩——活得清苦，卻十分飽滿。吳老師早期是「優劇場」創始元老之一，那時的「優」並不是以打鼓聞名，而是扎實地進行果托夫斯基（Jerzy Grotowski）的訓練，最富盛名的是其「貧窮劇場」（poor theatre）的理論，所謂「貧窮劇場」即是盡其所能地簡化劇場的元素，剝除到最後，至為重要的就是演員的本身；不只是外在元素的抽離，表演者也必須藉由苦修般的訓練，滌淨身體的雜音，最終讓表演得以神聖，這一連串「去蕪存菁」的過程，某種程度是要找回戲劇表演的初始——儀式，這也就不難理解，為何台灣表演藝術界裡有一派「白沙屯媽祖進香」的信眾，信的不只是媽祖的神力，同時也是對劇場的信仰。



台灣的媽祖進香活動鼎盛，為何是「白沙屯」？無疑，文翠老師的文章〈天地心路〉能給諸位滿意的答覆。從歷史來看，媽祖本為中國宋朝東南沿海之女巫，因為「靈驗」（通常也還伴有政治因素），她的封號一路從夫人、妃、天妃，直到天后，傳聞若是遇到災難，一定要呼喊「媽祖」，她就會像自己的阿嬤、母親一般顯靈相救；若是呼喊她的聖號，則因為需要穿衣打扮，將緩不濟急。「媽祖」經歷了數個朝代，從巫到極大的神格，成為眾人崇拜的對象，很重要的一個因素，在於祖母與母親形象的塑立，另一個對立面，或者說是同一個面向的奇花異草，大概就是妖了，於是我要介紹所邀另一篇文章〈男扮女裝〉，闡述性別錯亂具有「妖」的特質。

妖，大抵是對異於常的一種貶抑，稱呼其為「巫」，還頗為恰當。巫，其字本義為「在神聖的空間裡跳舞」，又或者我們可以理解為人們舞蹈時便形成神聖的空間，然而並非所有人可跳，遠古時期無論中外，進行儀式的時候，要由特殊的人士所擔任，他們便是具有陰性特質的男性，這個現象的由來和實際的表演體驗在劉寅生先生所撰述的內容裡，有詳細的介紹。和劉先生相識是曾經有個機緣參與他的藝術創作，視覺藝術背景的他，因為熱愛表演藝術以及在芳香療法界的工作經驗，所呈現的作品幾乎都是綜合性的，獨特的音頻、不為大眾熟悉的香氣，以及性別混亂的表演者，逐漸成為仿擬、再造儀式。有趣的是，儀式作為藝術的起源之後，當代的藝術家重新建構屬於自己的儀式，於是後者完全脫胎，「回到儀式」的見山又是山，卻已經成為另外一個境界。若是拿來對照媽祖進香的〈天地心路〉將是值得探討的題目。

以自己的身體和不同的藝術家合作之後，2008年，我創立了「萬華劇團」，製作的節目都傾向非主流、次文化的議題，於是認識了「皮繩愉虐邦」的成員，其中小林先生算是台灣最頂尖的繩師，技藝與思維兼具，同時不停地在反省捆綁虐待的意義為何？捆綁若是要成為一種公開表演，它美在哪裡？若要深究則需要探源，小林先生所撰述之〈『責』的美學〉不僅在實務面讓讀者大開眼界，同時探源的部分也深具學術價值，打破了躲躲藏藏的窺探，把這個議題大方地晾出來，讓我們可以得知在太陽光底下，一個次文化如捆綁愉虐，可以這麼具有學問。



至此，三種近乎劇場表演的儀式齊備。〈天地心路〉是最原始的信仰，講的是神力、宇宙力；〈男扮女裝〉則是一種仿擬和轉換，轉換儀式的本質成為一種表演；〈『責』的美學〉反而成為一種最樸實，最貼近人心的溫暖，堂而皇之踏進人的情慾，讓無限巨大的想像烏托邦，得以撫慰和安息。

針對獨特的小眾，有了上述三篇文章，似乎還不能解釋表演的無所不在，因此依照我認識不同人士的時序，同時邀了高傳棋老師和吳思鋒先生撰寫生活中每天見到的「表演」。高傳棋老師是我在西門町擔任行銷宣傳工作時所認識的，被譽為街頭導覽的始祖與第一把交椅。同樣土生於萬華地區，實在汗顏，參與了高老師的導覽之後，才對自己所居近四十年的土地有粗淺的認識。導覽通常是這樣進行的，高傳棋先生準備了一些地圖（還是古地圖）、教學用的隨身麥克風，等著參與導覽的民眾到齊後，便穿梭大街小巷駐點講解，有時讓人懷疑，怎麼會闖入民宅？又或者疑惑怎麼會進入死巷？但總會柳暗花明，讓人茅塞頓開。若被導覽的民眾涉入很深就是個參與者，自己會變成這個大型表演的一部分；但若是疏離一點，就可能成為觀看高老師表演的觀看者，但是無論如何，所有的人都觀賞著這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，想像著人文風景演變著。此次所邀文章〈街頭文史叫賣郎的導覽解說〉，不僅提及我所描述的街頭導覽即景，更脈絡性地介紹所為何來，讀者可以更加瞭解高傳棋老師半生以來，在地方文史上的用心和著力，另外，也推薦尚未體驗過高老師導覽的讀者，可以身體力行嚐試參與，領略地方文史之美。

括及整個台灣，有一項令人驕傲的成就，台灣是亞洲的民主聖地，因此政治與表演的關係是不應該放過的重要題目，然而這不是個好寫的題目，即便我在研究所時期曾涉獵些許，但撰述一篇相關文章，仍屬難事。所幸，輾轉透過劇場界友人的推薦，找到吳思鋒先生，懇求他能「生」出一篇與此題目相關的文章，好讓這個策劃得以完整。政治和「表演」的關係，甚至是以劇場理論來評論政治一直是值得探究的題目，最知名的大概就是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（Brecht），評論希特勒（Hitler）以其煽動的姿態和言語惑誘群眾，這般現象在「民主」蓬勃發展的台灣更隨處可見。規劃好的遊行無論是近拍取景，或是高空拍攝，細心安排的畫面，無不是讓人熱血激昂，遑論選舉時期的旗海、看板，甚至是晚會裡面動人的歌曲播放，搭配器樂與司儀鼓舞的聲調，氣氛營造完全超越內容，達到使眾人入迷的狀態，似乎又是個儀式了，於是我們回到了最初。這五篇文章某種程度上有所相關，可以互相參照，讓我們得以探討正規的劇場表演的前世——原始儀式，以及正規劇場表演的來生——被挪用的儀式，同時深入瞭解「表演」並不只是存在於殿堂，生活之中「表演」充斥，無須在特定的時間購票入場，隨時隨地全民買單。

最近在臉書上看到一則朋友動態，寫著「胖胖的貓抱起來很療癒，等一下再餵牠吃點東西」，看來這隻不務正業的肥狗，也可愛得緊。

